

第七版

國朝名人小簡

下冊

國朝名人小簡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新撰學生尺牘二册一角半

是書專為學生作範本共分二十類一
致一覆用意遺詞兩兩針對最易引人
入勝凡所議論皆合學生口吻文字平
易淺顯極易仿效末附書札各款及擡
頭稱謂封套格式無不具備尤便初學

新撰女子尺牘二册一角半

此書體例與前書相仿惟所列各函專
就女子設想分家庭親長學友三門文
字淺顯議論純正且語語不失女子身
分尤為親切有味誠女界必購之本也

本館書目提要函索即寄贈
內地購書可用郵票代錢另有章程載提要中

宣統二年正月初七版

(國朝名人小簡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貳角

編纂者 侯官吳曾祺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京師 奉天 龍江 天津 濟南
開封 太原 西安 成都 重慶
瀋州 長沙 常德 漢口 南昌
蕪湖 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翻印必究※

中學堂國文科之要書

戰國策補注

每部四冊

定價四角

史記菁華錄

每部三冊

定價二角五分

正續古文辭類纂

每部十二冊

定價一元二角

王船山先生讀通鑑論

每部十冊

定價八角

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

每部十二冊

定價一元八角

以上五書爲學文善本其價值原不待言本館特爲

印行紙張結實字跡明瞭以備中學國文之用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語韋解補正 四冊 四角

吳會祺補正朱元善校訂

國語一書與國策並稱
惟文辭奧曲注釋不詳
學者苦之吳先生會祺
既注國策復從事此書
以韋解爲主更取諸說
參互考訂折衷至當使
讀者開卷瞭然絕無障
礙不特研究國文者可
爲資助卽用爲中學以
上之讀本亦無不可也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習 字 帖

初等小學

習字帖

十冊

二三四
五六
七至十
每冊
一角
八分
一角

第一冊描紅

第二三四冊影寫

第五六冊跳格

第七八冊楷書行書並列

第九十冊行書草書並列

此帖與最新國文教科書相輔而行所有生字無一不備按課排列隨讀隨寫既資

練習又助記憶

鄭蘇

蒙求字樣

二至五

冊 每冊

五分 一角

千字文

二角

南唐集字

二角

先生書法海內共知蒙求字樣即取最新國文教科書爲材料一二冊楷書三冊以下行書南唐集字計五百字與千字文無一重複

汪文端

臨郭令公碑

一冊

三角

何子貞

臨黃庭經

一冊

二角

任何二公書法之妙名滿天下今竟得二公真蹟二種付之影印字蹟清爽與墨蹟無毫髮之異

國朝名人小簡卷下

吳士模與毛洋溟書

別後開船。北風甚厲。到東青夜將半矣。僕素不善飲。天寒飲數杯。輒頽然醉。念故人至。不克掃室布席。爲長夜談。虛此良晤。恨恨。洋溟負文望。潦倒半生。行將應兩浙學使朱公聘。朱公學博行高。浙中能文者林立。當不負洋溟。顧亦何足爲洋溟重。前語洋溟到署。只須率己本色。如癭瓢藤杖。自有真趣。強塗以漆。吾洋溟不任受也。洋溟曾云在某席上。親見某某等狀。爲之愧死。決其異日必爲人患。此固洋溟高識。然此輩比比皆是。洋溟出遊方始。見此輩日甚衆。其將趨而避之哉。邇來名士頗好異。世所好惡。必從而矯之。於今人然。於古人亦然。不知好異者。正坐內不足。不得不假此面貌以驚衆。古人所謂如畫餅也。畢雨亭相見。說洋溟不容口。急欲洋溟誌其親墓。不知已脫橐否。雨亭質行。洋溟文章。可云雙璧。僕何幸兩識之也。猶憶洋溟風雪中走五十里訪畢莘農。方及門。僕從後至。洋溟時不遇莘農。乃與僕茶話少許。却別。獻歲後。南北分馳。未知何日復見。此景洋溟可留此一段公案。作他年印證也。

吳士模與畢雨亭書

雨亭四兄足下。握別以來。將及兩月。比稔足下道履康嘉爲慰。弟到署後。肝氣時發。體中少健。直至本月中旬。始得復舊。邇來身心稍爲甯貼。然存時少。放時多。辱愛如兄。當何以教我。近看得天人內外祇此一心。六旬以外之人。尤不可泛驚。昔賢居敬窮理四字。真是擷撲不破。蓋非窮理則居敬不得力。大學所以先格致於誠正也。非居敬則窮理亦無歸宿。孟子所以云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也。兩者交資。不可缺一。惟悔昔日之因循。真是光陰錯過耳。課徒稍繁。又少有酬應。視足下所處之恬適。真堪忻羨。端午前後。諸君子必相聚會講。視弟之離羣索居。洵如人間天上矣。昨讀高子遺書。有云聖賢息息只是學。聖賢息息只是仁。所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也。若鍛煉精純。渾是此件。則通乎晝夜。更無生死。又云眞用功夫時。即功夫一切放下。方是有味乎言之也。蓋聖門所重求仁。然求仁必由智入。及其至也。則一誠而已矣。望相與推而幸教之。

金式珪寄楊蓉裳

蓉裳老先生。史席久欽名下。未遂瞻韓。每於小阮簣山兄。得悉興居。稍慰遠慕。前讀老先生駢體文數篇。熟於南北史。運以韓柳之筆。新奇高艷。使迦陵吳興。皆當歛手。接武子山。

敬爲焚此。一瓣香也。比聞卸任起行。歲晚文旌蒞秦之信。轉瞬可圖晉謁。一親光霽。忻躍莫可喻言。先此恭請台安。臨穎曷勝馳溯。

顧敏恆寄楊蓉裳

蓉裳大弟。足下。差役來。知伏羌固守三晝夜。登陣慷慨。大足爲吾輩生色。然此番驚恐。真不小矣。聞幕府敘功。當得顯擢。若遂能移官近省。則更妙耳。又聞家眷將往西安。未知果否。荔裳弟已出都。想已得暢敘也。家中自陳貴歸後。訛言沸騰。然固有以必無慮矣。家鄉年歲豐稔。僕兄弟皆幸有館。惟斐瞻甫畢姻。而傳爰之婚期又至。拮据頗不易也。舅母暨家中大小。皆平安。可無廬念。謹此布問陞祺。並問尊闔暨兩姪姪女安好。

吳錫麒寄曾賓谷

賓谷仁翁先生台座。暘谷升暉。靈河瀉潤。節鉞之寄。亮不需時。尤羨所過名區。輒留題詠。庾樓明月。鄂渚西風。皆有好句。從天際飛來。惜不得先覩爲快也。敬肅蕪函。虔敬助安。

吳錫麒寄秦小峴

小峴仁兄先生。足下。三月間。繫榜錫山。聞先生設講雲間。是以有疎進謁。昨晤雪廬。始知文從久經歸里。眷懷杖履。想當此佩萸餐菊。益健精神矣。弟則積疾侵頽。舊游寥落。自念

臯比一席。豈能視若菟裘。無奈欲退。未能亦正。如小鳥號寒。得過且過而已。崑肅敬請大安。

吳錫麒寄李松雲

松翁先生足下。昨間騶從已抵秣陵。始知動定如常。爲之歡喜無量。猶憶蒼山話舊。忽忽十有餘年。而老前輩蜀道集成。動逾日月。今幸恩邀不次。得使秦淮河畔。重覩旌旗。冬間如步履可支。便當力鼓衰孱。來承顏色。臨池無任瞻戀。敬請文安。

吳錫麒寄王師竹

師竹仁兄先生青鑒。三月歸杭。即擬與先生一談衷曲。而風風雨雨。屢致因循。半誤於天時。半牽於人事。至一帆欲發。而終於覲面無緣。徒成懊悵而已。前委書之件。因出門時行李匆匆。未及詳審。頃小兒歸。祈另紙示之。臨穎不勝翹企。敬請鈞安。

吳錫麒與徐鐵菴

鐵菴先生足下。久不接丰采。聞元龍豪氣。更倍於前。政績循聲。一時並著。方知讀書人。作用原是不同。正不徒擁高蓋。如秋荷而已。弟自庚戌假歸。計不復作出山雲。無如饑來逼人。強顏西笑。遂於去冬重入春明。且便擬爲泰山之遊。願得於嶽色中。與賢主人痛飲三

日。而天寒歲晚。催趨行程。竟至良友與名山。兩俱辜負。未免悵悵。風便肅此。虔請勛安。統希垂眷不盡。

吳錫麒寄孫寄圃

寄圃老兄先生。閣下。楓葉如醉。洞庭欲寒。未識何日始抵楚境。旬宣布化。若閣下之清聲亮節。固是福星一路。然當此甲兵未洗之時。氛沴相尋。瘡痍不少。其所以報聖恩惠下民。知心上甘棠。猶當灌溉而培植之。不徒扇揚仁風已也。弟菰蘆自戀。豈更欲爲出山之泉。徒以老母在堂。勉思祿養。擬於冬底。仍赴長安。蓬鬢似霜。不知自止。恐不滿山靈一笑耳。閣下爲國爲民。惟希自愛。恭請台安。

吳錫麒寄李松雲

松雲先生仁兄。閣下。春間北上。本擬一訪泰山主人。緣從河路行。遂阻良覲。但聞賢太守琴將赴典。鶴且休糧。袁平陽能不作思歸計哉。方今聖天子以清節勵人。若閣下之有守有爲。自必書之屏風。登之台鼎。必不鬱鬱久居此耳。至於僕者。家食不給。祿養又難。出處回皇。迷方莫導。擬秋間仍作南旋之計。然條來條去。不特路鬼椰掄。卽自思之。亦啞然失笑也。肅敏道履。臨池無任翹企。

吳錫麒寄項秋子

秋子仁兄先生。足下。從秦世兄壽筵一別。倏又三月餘矣。杭城春雨不已。直接梅霖。此時想一聲知了。報新晴矣。湖下新綠正佳。履齒所經。吟興當復不淺。弟現寓也是園中。水木清華。大可消夏。此是吾兄熟游之地。情懷一片。尙掛在夕陽深柳間也。耑肅。虔請近祉。不盡。

吳錫麒寄朱春泉

春泉仁兄通守大人。閣下。晤令弟。得悉起居。知閣下甘澤被人。福星照世。說清淨法。作蓮花主人。非徒不食武昌魚而已。弟去歲在湫遇病。急促歸舟。火鼠冰蠶。同時交集。及離牀第。已近殘冬。照水自嗤。已是支離一隻矣。人生在世。原不過幾剎那間。石火光陰。諸惟自愛。不盡願言。恭請大安。

吳錫麒答陳桂生

桂生我兄。足下。自到揚後。望高軒過久矣。俾來。得手書。始知以事阻。不果來。悵悵無已。揚州爲飢荒所迫。事事艱難。卽墨卿亦迷悶於簿書中。終日窮忙而已。若僕輩作寓公者。亦復何望。當此積冰盈尺。買酒無錢。西風一來。但怕煞。籬頭吹觥。築也。天寒惟爲道自愛。恭

請台安。

吳錫麒寄程也園

也園先生閣下。吳門別後。於次日雨過解維。一路暑溼浸淫。抵家不及旬日。遂感時瘧。終朝擁榻。一月杜門。竟與西湖藕花。無緣覲面。閣下提鵬挈鷺。近在消夏灣頭。定占得闌紅一舸也。草草致意。未罄所懷。敬請大安。

吳錫麒寄梁山舟

山舟仁翁先生鈞座。起程日。值先生瘍疾未愈。繫念綦深。後得家言。始知不日有瘳。神明如舊。固知神仙小劫。百靈護持。今既透過重關。直可到彭大夫八百壽矣。聞之。歡喜無量。某此次到揚。阻凍阻風阻雪。不意尋常經歷之地。有此艱難。委帶之件。以此遲滯。人生何在不行路難。開正以來。雨雪連綿。春寒猶勁。先生新愈後。務望加意節攝。卽筆墨亦宜屏謝。千萬千萬。肅泐。敬請道安。

吳錫麒寄尤水村

水村仁翁老先生鈞鑒。今年五月。爲先生八十壽辰。松身益貞。鶴壽無紀。以文介祉。情所樂宣。但恐妄下一籌。徒惹大笑。倘塞上黃山外。能再將遊跡示知一二。傳作翰林院詞頭。

庶不致依樣畫葫蘆耳。榴紅蒲綠。時節非遙。先此祝延。餘容面頌。敬敏頤安。

吳錫麒寄屠琴塢

琴塢仁兄足下。江南榜發。聞解頭竟在君家。出手得盧。豈非快事。況紛紛桃李。又復爛其盈門耶。近日儀徵人來。皆稱頌賢長官德政。爲近來罕有。讀書讀律。固知作用非常。然正難得此霹靂手耳。敬賀捷安。

吳錫麒答徐鐵崖

鐵崖先生足下。使車所到。舊時桃李。重入春風矣。然柯亭竹笛。爨下桐材。朝廷所藉。吾輩成就人才者。原不在一科一歲。僅取充額百數人而已。其中鵬鵬變化。皆將於此乎始之。惟能振發真才。斯爲貴耳。足下兩番持節。光顯二親。固所深羨。尤羨者。安徽去家門僅一衣帶水。片帆迎養。不過十日。黃山白嶽。皆足爲老人娛。每衡文餘暇。錦衣稱觴。如在鄉里。此固天生福分。其所宜報答。國家者。更何如耶。西風漸寒。弟一切綿衣。皆在質庫。尙希餘潤。一甍困鱗。雖事類發棠。終望無虛來請云。肅此敬請大安。不宣。

吳錫麒寄蔣伯玉

伯玉先生門下。自任城別後。荏苒數年。聞先生經濟在胸。所試輒效。懷瑜握瑾。已早於前。

此卜之也。人謂公務賢勞。未免有妨風雅。然念足下性靈瀟灑。游目簿書。政事文章。不妨揩摩淨眼。作分別觀耳。臨池依依不盡。恭請台安。

吳錫麒簡王惕甫

惕甫仁兄良友。足下。此間自荒洒掃。蓬蒿翳如。聞得先生起居其間。只此老竹數竿。搖動左右。胸中清氣。已習習吹來。乃知古人所樂與善人居者。如此而已。敬肅荒槭。伏叩道安。不盡神馳。

吳錫麒與馬葦舟

葦舟仁兄先生。足下。三次趨候。總未得晤。弟今日下園。大約在月初方得出城。然訥旃故後。承曹劍亭前輩。尤其知會同鄉。酌爲資助。但日來厨無粒米。囊澀一錢。八口之家。嗷嗷待哺。穿孔之衣。折足之牀。所值幾何。而能供日食之給乎。現在所負屋租。不下數十千。而產主日催出屋。以一盲婦人。提攜四五碎男雛女。偃偃何之。其不至斃於道旁者。有幾。長安米貴。避債無臺。弟之近狀。勢不能從井救人。然覩此淒涼之狀。目有不堪。輒念訥旃詩酒縱情。不過不事生計。隨有隨擲。乃文人之厄。一至於此。跡其交游。何止數百輩。至蓋棺之日。臨哭者誰。吁。其傷矣。此惟吾兄達諸劍亭。須得函致同鄉。早爲料理。不特死者固爲

脚結。卽生者亦如疲極之衆。一入化城。便生安穩想也。敬敬崇安。

吳錫麒寄伊墨卿

墨卿先生足下。春間曾有一函奉寄。諒經鑒入。比聞里居多暇。課詩讀書。或日臨草隸一二則。以此消遣。真是人生快活事也。乃傳言閣下有出山之興者。竊思吾輩雖處官場。亦何曾有一些官氣。今幸歸田里。卽子弟奴僕。亦皆可忘却衣冠。豈不甚善。昔郅嘉賓好聞人棲遁。僕固樂退之人。竊念已久。息閒。又何必更向塵埃中。尋此擾擾。若欲出山後再卸擔承。正恐無復有脫身計也。祈慎思之。弟年來衰病已深。豈復更思作述。惟所望朱梅崖先生集。至今不能忘情。幸祈有以啓我。是禱。餘惟慎時珍重。不宣。敬敬道安。

吳錫麒寄翁鳳西

鳳西仁兄執友青鑒。去臘來都。極承寵貺。嗣聞抱安仁之戚。未得面申慰問。歉何如之。想斷竹續竹以來。夢桂徵蘭。又將牟尼入抱矣。萬里雲山。所難者一通襟曲。惟願屏風名字。早荷恩光。得以近擢一邦。庶不致魚雁告勞。有稽問答耳。壑岩來滇。曾囑其晤時一述近狀。長安落拓。乞米爲難。良友聞之。當亦苑結也。遠道加餐。餘無他囑。敬請道安。不備。

吳錫麒寄汪東序

東序先生仁兄門下。威鳳聲高。神羊氣肅。聞其風烈。謂之大丈夫。見其彈章。以爲眞御史。先生何一勇至此哉。茅茨傾耳。且喜且慚。若弟者。今歲因味莊邀遊瀝濱。寄跡多時。魚鳥光陰。江湖滋味。芒鞋在足。破笠遮頭。雖日從貴人遊。却只一味儒酸。不足入先生笑口。耳聞比來同年知好。聚會都希。杯酒之歡。更難數數。今味莊暫來都下。料當暢叙一番。但恐回念天涯。亦坐無車公不樂也。風便遙肅。恭敏崇安。

吳錫麒答尤水村

水村先生足下。秋葉脫林。悄然孤絕。有人持函自眞州來者。發之。得先生手跡。眞足以伸我眉頭矣。承以亡妻之故。加之奠醢。不敢當。弟自七月別後。一路炎氛蒸鬱。眞有殘更放手之威。及抵里時。餘困猶積。而婦病已危。慘切相遭。身亦幾殆。念其食貧咀苦。垂五十年。今兒孫輩稍見頭角。方冀有可以慰其心者。而一朝割捨。尙何言哉。尙何言哉。承示歸之以數之說。敢不準禮抑情。敬如來旨。卽此布復。新寒自愛。不宣。裁敏道安。

陳繼昌致潘德輿

德畚仁棣比部新貴。閣下兼旬以來。兩泐賀函。諒邀鑒入。謁座師後。不無謝客之應酬。得毋爲酒食所困否。兄約初二三日可以抵都。照例引見。應有數日耽延。內城遼遠。諸多不

便。而家兄所寓會館。較爲逼仄。兄一行。上下約有十人。騾馬四匹。難資棲止。但爲時甚暫。不必賃屋而居。尊處新蓋客廳。竊擬上依厦北。藉叙半載闊悰。諒不以爲冒昧也。如有別廚。擬自開爐竈。較便。崑此奉訂。卽頌時安。餘惟面罄。

錢站致楊蓉裳

蓉裳一兄。刺史大人閣下。數年不見。馳想甚殷。伏稔尊候綏和。陞祺懋集爲慰。弟一官潦倒。十載於茲。惟因質陋才疏。得以安貧樂道。奉母之暇。日與商鼎周彝。班香宋豔爲伍。嚴先之不才。蘇生之中隱。兩得之焉。前張藩臺過晤。頗極念舊。足下當卽有遷調之懽。弟亦深望之。弟意於明春刊刻史記。業與淵如秋塋渭川三處求助。足下向有此約。倘亦資我一二百金。則成人之美。在此舉矣。弟今歲將家所藏彝鼎等件。刊成一書。名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共四卷。百二十番。此時尙未刷印。得時奉政。茲候刻禱不一。

張岳崧致潘德輿

德輿比部老棣足下。筠堂典試。來承惠書。藉悉升祺嘉豫爲慰。外任以來。冗塵萬斛。閑晷豪無。翰墨生涯。日就荒廢。前委紙素。竟未涉筆。無可自文。茲謹將新寄之五紙。隨意塗雅。殊乏佳致。仍藉典試奉繳。餘當俟得便寄上也。另語已悉。本年北行。已空所有。容再商耳。

附頌升祺。

林則徐寄潘德輿

德輿二兄先生。如面。旬餘未晤。想吉履恒綏。闔潭輯祐。爲頌。茲啓者。弟日前託廣益行雇募壯勇三百名。業已送去雇資。昨據敝宗名孝桓兄言。及此項雇資。先經尊處給付。仍將原銀送還。弟思閣下捐資保衛城垣。誠屬善舉。竊聞所雇壯勇。爲數甚多。原不在添此一處。但弟募來福勇。亦係分設數隊。均經託雇在先。若廣益行所雇之人。改由尊處給資。於心不安。理亦不順。且與別處轉不一律。無以對人。茲特將廣益退回原銀。送繳台府。祈爲歸款。盛意已所深感。幸勿謙讓過情。曷勝感禱。專此代面。順候時祺。餘容晤謝不一。吳定示諸生書

道學之名。不見於經。自宋史創立道學之傳。以尊濂洛關閩諸賢。一時從其遊者。罔非沐仁浴義。闡然爲心性之謀。何其盛也。時代日遷。陵夷至於有明之季。高顧講學東林。士慕其道學之名。而依附之者。未免僞君子廁其間矣。非若宋世僞學之禁。罔諸賢也。夫行而僞焉。俗之所以不古也。然行而僞焉。俗猶未盡不古也。何則。天下尙知道學之可貴。而崇奉之。故羣喜其名。而思竊之也。至於怵然以道學爲戒。而相與訕之笑之擠排之。則